

文學類高中職組第二名

王柏皓

最美麗的風景 – 無私的愛

我的心臟狂跳、雙手顫抖！儘管坐在兩旁的是我最親近的媽媽和外勞阿姨，依然安撫不了我緊張的情緒。診間外椅子上的我，腦袋一片空白，思緒早就飄到去年的同一場景……。

那天，一樣是在特殊牙科診療室、一樣是為了拔兩顆令人疼痛難耐的智齒，我以一擋十的英勇之姿，和一群護理人員奮戰對峙了將近兩小時，最後才在精疲力竭下束手就範。被束縛帶牢牢捆綁在手術台上的我，還試圖想要掙脫，接著麻醉針就刺進我的手臂，我開始覺得暈眩，眼前的醫師、護士、媽媽和阿姨，這些熟悉面孔逐漸模糊……，我不禁困惑，難道是半夢半醒間會令人產生錯覺嗎？怎麼手術台上那個十八歲的青少年，轉眼間竟變成了三歲時的我？還是說這種動彈不得求助無門的情境，會喚醒人內心最深刻的記憶，再次無情地提醒著我，其實打從一出生，我的生命就已註定被網綁，因為我是個重度自閉症患者。

自從有印象開始，我就是一個挺忙碌的小孩。每天的行程排滿到有如當紅巨星，媽媽和外婆則是我的經紀人，帶著我奔波於大小醫療院所、足跡踏遍各式療育課程、還時不時會穿插著口耳相傳得知的民俗療法，像是頭皮針灸、洗黏土澡排毒、動物治療等樣樣來。但和大明星不同的是，我沒有因此賺進大把鈔票，反倒是耗費不少錢財；生活中也沒有為我喝采歡呼的觀眾，只有家人越來越擔憂的愁容。

年幼的我，還無法理解在我身上究竟出了甚麼事？只是懵懂地感覺到自己與這個世界之間好像有層無形的隔閡，硬生生地阻擋了我與外界的交流接觸。明明我都懂人們口中說的話、臉上的表情，但為何無法表達出來被人理解呢？我有滿肚子的話想說，但無能口腔將一切化為烏有，我甚至一直到六歲前都不曾開口喊過爸爸、媽媽！我不知道該如何打破這層隔閡？長期處於這種無法表達不被了解的窘境，我的恐懼不安和悲傷情緒，只能消極地化為種種問題行為，藉此來引起大家的注意，做為唯一的宣洩管道。只是如此一來，我的處境非但沒有改善反倒更加艱難了，我成為大家眼裡的智障和情緒障礙，這種不被期待也盼不到奇蹟的人生，究竟該怎麼辦？

那些所費不貲的治療在我身上看不出顯著的成效，反倒是隨著年齡的增長，讓家人更加確信了我是個不一樣的小孩！這使原本婚姻就觸礁的父母雪上加霜，長久的觀念分歧終於走向離婚一途。當年的父母因為對自閉症不了解，以為我沒有思想感覺，也就不避諱會在我面前討論我的狀況，這在年幼的我心靈深處種下許多負面種子，像是膽小、不安、沒安全感、沒自信心……。這些影響人格發展的情緒，就這樣在我的體內滋長蔓延，如影隨形的糾纏著我，從小學、國中一直到現在。

我猶如是被眷養在籠子裡的鳥，只能依附著家人過活著，日復一日從自己那小小的天地窺看外面多彩多姿的世界。其實我也好希望能像和其他的鳥兒一樣勇敢，天不

怕地不怕的到處闖，自由自在的盡情飛翔。但膽怯的我，始終無法釋懷我有雙受了傷又與眾不同的翅膀，我擔心外面世界不可預測的變化會讓我受傷，更害怕一不小心會從高處墜落，而我那已折翼的翅膀任憑我再怎麼使力地揮，卻動也動不了！

跨越不了心魔，於是選擇躲在安全的籠中；但不甘於平淡的心，卻越來越渴望能活得精彩，我就是這樣地矛盾！而且不只是我，自閉症族群中許多人和我有著相同的心情。不知道是該說幸運還是不幸？至少上天給予我們這群來自外太空的星兒，一張聰明可愛的臉龐以及一副健全矯健的手腳，讓我們在日常中避免掉許多令人尷尬的憐憫眼光；但令人不解的是，為何卻又要以極大的反差，讓我們連最基本的行為能力都控制不好？常惹得周遭的人們對我們誤解甚至抓狂！

小時候因為無法用口語表達生活需求與情緒感受，所以我是個極度沒有安全感的孩子，對周遭環境總是保持著高度警戒心，舉凡生活經驗中不曾接觸過的陌生事物，我必定啟動自我防衛機制，為求安全起見不靠近不嘗試，這便成了弱勢的我，唯一的生存之道。在成長過程中，光是這項毛病就足以讓我的媽媽傷透腦筋吃足苦頭。對我而言，遊樂園裡琳瑯滿目的玩具設施，像極了披著糖衣不懷好意的怪獸；黑漆漆的電影院，彷彿是通往地域的無底深淵；即便是日常生活中最常接觸到的馬路，那些按部就班依序行駛的車輛，都會觸動我身上的每寸敏感神經令我望之怯步，我深怕一個不小心便會被虎口吞噬淹沒。一言以蔽之，我的生活中處處充斥著令我繃緊神經的嚴峻考驗，尤其是醫院！

諾大的特殊牙科門診室裡，每張治療椅上都躺著一位病患正在接受治療，有人顫抖啜泣有人嚎啕大哭；一旁的醫生護士們，都用著輕柔的語氣耐心地安撫著每個受驚嚇的靈魂。環顧門診室裡，唯一一張還空著的治療椅就在我的正前方，其實這個時間上頭應該是要躺著我才對，但這僅僅不到十步路的距離，卻是我怎麼努力都無法克服的鴻溝！我清楚的知道，必須拔除長歪的智齒才能擺脫痛苦，但我的雙腳就像是被施了魔咒般根本無法動彈啊！今天準備幫我動手術的醫生、護士、麻醉師總共五六人早已等候多時，專業的他們都技巧性與我保持距離想令我卸下心防，並用著自己豐富的經驗，使出渾身解數來減緩我的恐懼不安，有人和我聊天說笑、有人找我拍照合影，但此時的我腦袋不斷浮現去年怵目驚心的畫面，根本聽不下任何安撫的話語、感受不到任何親切的善意，我只想逃跑……。

身手矯健的我，以風一樣快的速度向外頭一路狂奔，走廊上等候看診的病患與家屬們在驚嚇之餘也都不忘往退後一步，自動自發為我開闢出一條道路來。媽媽因我這突如其來莽撞行徑頻頻向大家道歉，而那一張張陌生的面孔上沒有一絲的不悅，而倒是同理的安慰著媽媽，笑容可親和她說沒關係。

我就這樣在整層樓的長廊上拚命狂跑，還不時用眼角餘光瞥看從後頭遠遠跟來的媽媽、外勞阿姨，尤其是那位手中拿著一件令我膽顫驚心束縛衣的護士阿姨……。我瘋狂地四處亂竄，從這個診間竄到另一診間，也不知道時間究竟過了多久？直到精疲力竭再也跑不動，全身虛脫地癱坐身旁的空椅上，孰知幾乎就在同一時間，有個人

竟朝我身上重重捶了一拳，是鄰座一位與我年齡相仿的男孩，我想八成是我的誇大動作嚇著他了，他情緒失控的打算對著我揮出第二拳，我秒速從椅子上彈起，繼續我的逃亡之旅。

後頭沒有路了，望著朝我迎面走來的一群人，我想，只能奮力一搏了！我死命抓住一位護士的長髮，從她痛苦扭曲的表情就不難想像有多痛，但她仍保持鎮定忍住沒叫出聲來。場面頓時陷入一陣混亂，寡不敵眾的我蠻力逐漸耗盡，就在虛脫恍神之際，大夥把握機會七手八腳將我制伏。無法用言語表達內心恐懼的我，此刻只能緊閉想哭的嘴、忍住眼眶的淚，身體卻不由自主地顫抖，身旁的外勞阿姨心疼我的害怕連忙抱住我。護士們一邊忙著幫我注射麻醉劑、一邊還不斷地安撫著我，就在我尚有一絲意識之際，我聽到有個中年男性滿是歉意地說道 - 「對不起！剛才我的孩子太緊張打人，您的小孩有沒有受傷啊？」這回換成是媽媽急忙安慰他，說著 - 「沒有！沒有！您別放心上，我都能理解……。」

「XXX，放輕鬆…」好令人安心的溫柔聲音，是醫生正在和我說話嗎？還是徐徐和風的輕聲呢喃？沉睡中的我，來到一處美麗的仙境，那裡有滿山遍谷的翠綠小草，正舞動著節奏輕快的波浪舞，像是在對我說著加油加油；有繽紛動人的美麗花海，綻放著如燦爛笑容般的鮮嫩花朵，讓我忘卻旅途中的狂風暴雨，洗滌我一身的疲憊；還有雨過天晴後留在樹梢上的露珠，在暖暖陽光的照耀下化作一顆顆晶瑩剔透的珍珠。

怯生生的小鳥，雖然膽小、也許慢飛，但那些無私的包容與不求回饋的愛，就像是滿滿的能量，撫慰著牠受傷的心房，讓折翼的翅膀逐漸痊癒，讓牠在佈滿荊棘的人生旅途中，處處可見到最美麗的風景！